

石

匱

書

石匱書第二百二卷

明 鮑南張 試著

文苑列傳總論

世間凡物如商彝周鼎其精神氣魄具千年之力者
自足垂之千年法書名畫具百年之力者自足垂之
百年至如範泥成佛剪綵為花雖窮工極巧旋瞬即
壞以絕世聰明置之無用之地豈不重可惜哉故夫
六經子史商彝周鼎也唐詩元曲法書名畫也明之

八股則泥佛綵花也。我明自高皇帝開國與劉青

田定爲八股文字專精壹力一題入手全於心靈筋

脉聲口骨節中揣摩刻畫較之各樣文體此爲最難

三場取士又專注頭場二百八十二年以來英雄豪

傑埋沒於八股中得售者什一不得售者什九此固

場屋中之通病也。百年以前風氣初開尚無剝襲之

弊後自演習既久房書社稿充棟汗牛好古力學之

士嘔血剗心屢遭辣剝而少年穉子驟讀房書社稿

數百餘篇。便能聯翩飛去。李卓吾曰。吾熟讀爛時文。百餘首。進場時。做一日。勝錄生。便高中矣。此雖戲言。委是實錄。故使後世帝王開科取士。仍用時文。則家誦戶絃。世世不衰。帖括之力。猶足以主持久遠。若一朝更變屏棄。八股則時文。雖如山積。見之者如敝帚敗屨。不待秦火而決不復留半字矣。烏能與元曲唐詩。共有千古哉。是以我明人物。埋沒於帖括中者甚多。我明文章。埋沒於帖括中者亦甚多。蓋近世學者。

除四書本經之外。目不睹非聖之書者。比比皆是。間有旁及古文。怡情詩賦。則皆游戲神通。不著要緊。其所造詣。則不問可知矣。昔我太祖以馬上讀書。遂以文章雄視千古。其授旨詞臣。但取明達。勿事棘艱。故一時應運起者。如宋景濂。劉青田。皆以平夷條達。黼黻王家。遂為國朝著作之祖。方正學道法政治。寄於文詞。但取名通。痛懲雕剗。楊東里總帥揆靡創為臺閣之體。不求賅洽。惟務敷通。相沿百餘年。止有倚

經之儒而並無檀場之作實則風氣使然也孝廟
以後文士蔚起代不乏人古奧如李奎同葩藻如何
大復華瞻如李西崖博洽如唐荊川雄渾如李滄溟
蒼茫如王弼州後自七才子之縱橫當世徐文長袁
中郎思以奇穎救之而失於草率劉子威湯若士思
以警練救之而失於濃冶鍾伯敬譚友夏思以澹遠
救之而失於淺薄各家造詣深淺不同總之祖訓明
達是其根源間有文人才士或亦艱棘其詞而浮華

艷語稍用咬咀味同嚼蠟矣昔有先達自刻其文問
於作者曰吾文何如古人或對曰一代之興必有一
代之文故漢曰漢文唐曰唐文宋曰宋文公之文可
謂明文也已矣明文二字可以槩我明一代文字然
而追論古人孔曰辭達孟曰言近與我太祖不棘
不艱之訓其所風尚曾有毫忽少異也哉

楊基高啟張羽徐賁列傳

楊基字孟載著書十餘萬言名曰論鑒常於坐上賦

鐵筆歌楊維禎驚喜與高啓張羽徐賁號吳中四傑
張士誠辟致之王師平吳籍置臨濠又遷之豫後起
令平陽復從坐徙白鹿為從史又以罪斥再起東安
還授員外出按山西竟以諫還後鍾官卒啓字季迪
長七尺有文武才精通史學詩尤名家初為上所知
擢翰林編修且大用之辭罷家居久之坐為魏觀作
上梁文竝獲罪八剖啓屍羽奸著述文辭典雅紀載
行事詳而有體工詩善畫洪武初以儒徵對不稱旨

放還又徵起為太常丞坐不清潔當刑而免移之嶺
南未半道復召懼自沉於江賁能詩善圖染有山澤
間意張士誠辟為從事即謝去洪武中徵起使晉冀
還索惟所賦詩命給事殿中進退有恒不失尺寸改
御史按粵又改刑曹陟叅政廣西有政績進布政河
南以征洮岷之軍興論死

石簾書曰以高楊張徐比唐之四傑故老言不惟文
才之似而其攸終亦不相遠眉卷盈川令終如一太

史之死同乎負王北郭雖不溺海僅全要領而非首
丘靜居扶龍江人與照隣無異噫亦奇矣高皇帝
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奎壁間至二十
七年黑氣始銷則文士當此淹蹇流落蓋其運數使
然又誰咎哉

袁凱郭傳林鴻周玄鄭定王褒黃玄唐泰高棟
王恭陳亮王偁孫黃聶大年列傳

袁凱字景文華亭人自號海叟幼孤力學少以白燕

詩得名人呼為表白燕洪武間為御火上慮因畢
命凱送東宮覆審東宮遞減之凱還報上問朕與
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

上不憚而罷以為持兩端心啣之凱惶懼託癩疾辭
歸上使人調之佯狂得免生平負權謫有才辯雅
善戲謔卒以自免于難歸田後每背戴方巾倒騎烏
犍往來峰泖間好事者圖以入畫

郭傳字文遠會稽人洪武七年太祖御武樓賜學

士宋濂坐從容問曰天下雖定朕猶重意宿學之士
卿知其人乎濂對曰會稽有郭傳者學有淵源其文
雄贍新嚴而精魄焜煌論議崇鉉根據六經波瀾相
推若不知其所窮一代奇才也上領之未幾復召濂
曰郭傳之文卿可持至濂因持其文以進上覽已
咲曰誠如卿言會丞相暨御史大夫來朝命內使出
示之且褒嘉至再即日召見謹身殿奏對稱旨詔授
應奉翰林文字自是日侍左右備顧問賜予便蕃每

命題撰著輒加賞賚已陞修起居注遷考功丞

林鴻字子羽福清人洪武中薦辟試龍池孤鴈二詩

稱旨授將樂訓導官終膳部郎中與閩縣周玄鄭定

侯官黃玄王褒唐泰長樂高棟王恭陳亮永福王傅

號閩中十才子周玄字微之黃玄字玄之鴻門生也

號二玄晉陵舍人浦源有詩名特來謁鴻鴻使二玄

見之鴻讀所為詩驚嘆曰此我家詩也避所居舍之

源名日益重周玄仕祠部尚書郎黃玄泉州府學訓

導鄭定字孟宣善擊劍工古篆隸書洪武中舉明經
為延平府訓導末年為齊府紀善永樂中遷國子助教
王褒字中美永樂中以永豐知縣朝京師與修高
廟實錄陞翰林修撰修永樂大典為總裁官成祖
每顧祥令節輒命從臣賦詩親第高下褒元夕應制
稱旨改漢府紀善唐泰字亨仲洪武中進士官陝西
按察副使高廷禮初名棟字彥恢自號漫士永樂初
與王恭皆自布衣召授翰林待詔遷謂典籍博學能

定工書畫事親孝謹與人交無賢愚新故益然若一
其所選唐詩品彙唐詩正聲具有倫鑒行於世王恭
字安仲家貧樵郡山中自號皆山樵者永樂中以修
永樂大典強起至京師年六十餘矣同郡王侮戲謂
曰君無以會稽章綬故來耶恭曰山中斧柯幸自無
恙大典成試詩高第授翰林典籍不就廬陵解縉稱
其布衣蕭然不慕榮寵強然後起若朝陽之鳳陳亮
字景明元儒生也二祖皇帝累詔不出曰唐堯在上

下有箕顛作績陳搏傳以見志其後閩中能詩有布
衣傳汝舟高凝並正德中人

孫黃字仲衍南海人才美絕人為文操筆立就負節
槩不妄交將耕夫販夫望而目之曰孫先生元季避
亂山澤與邑人王佐結詩社於南園開抗風軒以延
一時名士一時士如趙介李德黃哲別駕黃楚金徵
士蔡養晦黃希貢長史黃希文架閣蒲子文進士黃
原善趙安中安中弟通判澄徵士訥相與豪吟劇飲

更唱迭和而黃與佐介德哲尤磊落狂斐稱五先生
洪武改元征南將軍廖永忠下廣東東莞何真求黃
作書歸附曲盡誠款永忠以是不戮一人尋徵黃典
郡教洪武三年詔天下設科取士黃首舉於鄉至京
授工部織染局使尋出為虹縣主簿加意勞來兵火
之後民以還業一歲被選為翰林典籍學士宋濂樂
韶鳳承旨詹同亟稱之日侍上左右奏對便敏容
觀飄逸濂輩皆自以為莫及也居三載求出為平原

薄無何以事逮繫有古輸校操版築之後黃誦陰為
粵聲督工者聞上召至令陳所為詩皆忠愛語命
釋之十一年罪歸田里放迹雲林益肆力學問有輕
死生齊物我之意久之召為蘇州府經歷又久之以
事謫戍遼東黃魯藍玉題一畫太祖籍其家見黃
所題画命殺之黃臨刑賦詩曰鼙鼓三聲急西山日
入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上問監殺指揮孫
黃死時何語指揮以此詩對上怒曰彼有此好詩

汝乃不復奏而殺之何也竟殺指揮門人同邑黎貞
者亦奇士時並在戍奉黃樞葬於安山之陽典衣營
其事為文泣祭之番禹趙絢稱黃寃極天人性命之
理濂洛關閩之學為嶺表儒宗嶺表人至今有文學
皆自黃倡之

聶大年字大年臨川人一日重瞳顏恪卓絕日記數
千言善屬文工詩書得李北海筆法宣德末由經明
行修薦授仁和縣學訓導改常州府學再陞仁和教

論士以不得出大年門下爲憾其時多爲諸公稱賞而葉文盛直謂三十來作者絕唱也吏部尚書王直嘗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且自序昔與文進交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大年題其後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也使以是心待天下賢士天下寧復有遺才哉語稍閒直景泰六年諸公薦大年與史事徵詣翰林困於譏謗卧病逆旅自度不起援詞於直曰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

里故人分橐少百年公論蓋棺遲直得詩泣下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明年而大年卒

石匱書曰國初文學宋濂溪劉青田王義烏方正學俱以名臣顯而雕蟲其小技矣郭文遠以侍從之選載筆供事其一時黼黻王家自不可泯而林子羽以閩中十才子開我一朝風氣與孫仲海之鎮表聶大年之江右無以異也推輪為大輅之始而踵事增華豈得遂忘所自哉

李夢陽何景明康海徐禎卿邊貢顧璘鄭善夫
陳沂朱應登王九思列傳

李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籍河南扶溝人父正為周
諸王教授夢陽弱冠就河南試不得名走之陝則陝
士且入場夢陽向主司大言曰場未得解元主司試
之賦立就收之果得解首連舉進士弘治六年也授
戶部主事以次擢郎中十八年應詔上書言今天下
為病者二為害者三漸不可長者六書凡五千餘言

其言學賈誼末言壽寧侯驕恣橫暴上不禮裁非
所以厚張氏侯奏辨深詆摘疏中語謂夢陽稱皇后
曰氏是時張皇后權獨盛皇后母金夫人至為皇后
泣訴上前上下夢陽詔獄塞金夫人請而左右
輒乘間言請杖戒使還職上不聽奪俸而已金夫
人求上痛治上推案起曰張氏者槩舉之稱豈
一門皆石也他日謂劉大夏曰左右謂我少杖夢陽
而戒之實欲痛杖之耳吾慮群小乘此困夢陽當是

時也天下以此聖孝宗皇帝明與詞賦之業館閣諸公笑之曰此大居者耳大居者佛家優婆塞也然夢陽之文詞出風入雅鳳橋龍變而其道大振與同時者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而夢陽更以氣節奕奕諸郎間一日道遇壽寧侯大數罵侯過惡舉鞭鞘擊落侯二齒侯恚怒罷正德初劉瑾用事戶部尚書韓文具疏伏閣疏草出夢陽手瑾銜之械繫夢陽必致之死賴康海救得釋而夢陽一時名重天下瑾誅

起江西提學副使至官謁總制都御史陳金與約曰
公奉勅治軍夢陽奉勅治諸生亡涉也諸生有事至
官率破例左右之令謁巡按御史長揖毋得跪故事
監司五日一會揖御史所夢陽輒不往御史江萬寶
大不堪夢陽手銀鐺率諸生往鎖之萬寶謹避而已
他日淮王之卒有與諸生爭者夢陽苦為淮王以奏
下萬寶案驗夢陽因與萬寶互訐又下之陳金金以
轉屬布政使鄭岳岳方欲為夢陽解而夢陽則又與

爭此時寧無人宸濠重夢陽甚而岳在官數裁抑庶
人無人憾之因為夢陽執岳吏胥報岳于弘與通賄
以奏聞因弘拷治之而叅政吳廷舉者請從夢陽為
詩夢陽笑弗善不應也至是以職事相左亦上疏論
夢陽棄官歸太守劉喬者奸有賊嘗死一諸生夢陽
持之急喬僞奉章一通以白萬貢曰是李提學偽為
公草奏欲劾陳都憲者以示金而怒之於是金不付
岳驄還以奏朝廷特遣大理卿燕忠出治夢陽坐繫

廣信獄而諸生擁捄無數忠至群入請曰李提學江西百餘年來未有此人正人君子也明公當為天下扶持之忠曰彼直以文章冒時名耳安得正人君子夫且不講於老氏已召入據案團手罵且教之曰足下劾張壽寧劉太監時真男子也此時亡知不知皆識足下今胡為此欲上人者於士大夫間夫足下何不講老氏老氏也者守其黑雌以為谿谷忠還奏夢陽欺凌僚屬挾制撫按及岳喬賊私有實皆至罪廷

舉論事過當擅棄官罪次之詔黜岳喬為民岳子弘
充成奪廷舉俸一年而夢陽冠帶閑住夢陽既廢歸
居開封從閭里俠少射獵繁吹二臺間自號空同子
而海內慕重之方岳部使者過汴亦來造夢陽廬顧
夢陽年位不尊往往隅坐客客率恠怒去宸濠誅御
史周宣追論夢陽陰比反者差之劉養正李士實復
坐逮錦衣獄學士楊廷和司寇林俊護持之得免竟
以作宸濠陽春書院記削籍自後文游斷絕惟大梁

賈客求文齋金為壽夢陽得金集賓客治供帳園林
為富貴容殊驕奢年五十八年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父信渭源驛丞景明八歲能
文十二隨父渭源臨洮守李紀奇其才延師教之師
他出景明危坐朗讀如師在守竊窺愛重之召置門
下信能詩既去官紀資助車馬送錢郊亭曰君吾老
友今予吾小友也景明年十五舉鄉試第三尚禿筭
諸公貴人轉相負視爭留宿之所至遮觀十九舉進

士與李夢陽邊貢造語相合其為古文擬於秦漢居
二年授中書舍人會劉瑾用事上書諸大臣言宜自
振立以抑瑾權不用謝病歸踰年免官瑾敗李東陽
薦起舍人直內閣經筵官其友李夢陽坐累江西獄
衆多下石莫肯為直者景明獨上書爭之訟得辨乾
清宮災上言人事不修天變屢作且詆義子不當蓄
宦官不當寵疏留中不下人為之寒心時四方學士
咸頌和景明車馬填門巷錢寧欲交驩景明持古畫

求題謝曰此名畫不可點污辛不許師御史客死京
邸中人廖鵬贈之棺景明叱却之曰吾友生不苟受
豈以死受之哉遂自出金賻之進吏部驗封司員外
郎仍直內閣陞陝西按察司副使政尚嚴務在崇本
起弊士初稍不堪久而安之正德辛巳棄官歸以疾
卒於家所著有何氏集十二論及雍大記景明初與
北地李夢陽創復古學名成之後互相詆譏兩家堅
壘屹不相下於時低頭下拜王漢陂倒前途之戈俊

逸麗浮薛西原分北軍之祖則一時之軒輊已明身
後之玄黃少息矣乃景明有曰詩溺於陶謝力振之
古詩之法亡於謝文靡于隋韓力振之古文之法亡
於韓嗚呼詩至於陶謝文至於韓亦可以已矣景明
不難以一言抹殺者何也淵明之詩鍾嶸以為古今
隱逸之宗梁昭明以為跌宕昭彰柳楊與朗橫素波
而傍流于青霄而直上評之曰溺於義何居運世遷
流風雅代變西京不得不變為建安太康不得不變

為元嘉康樂之興會標舉寓目即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正所以暢漢魏之飈流平孫許之風尚今必欲希風枚馬方駕曹劉割時代為鴻溝畫晉宋為晷國徒抱刻舟之愚自違舍筏之論昌黎佐佑六經振起八代文亡於韓有何援據吾不知景明所謂文在何文所謂法在何法也昔賢論景明之刺韓以為大言無當矯誣輕毀歲彼膏肓允為焉論矣李夢陽兩書駁何矛盾互陷獨於斯言了無諍論弘正以後譌謬

之學流為種智後生面目細背不知方向皆景明謬論為之嗚矣也因為景明作傳聊為辨正如此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弘治壬戌廷對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夙稟靈秀不事章句拔採旨與融通大義而已嘗曰經藉古人之魄也有魂焉吾得其魂爾矣譬之酒善飲者流其醇不善飲者啜其醕其下則取糟粕焉耳劉瑾用事以海鄉人欲致之海不屈常自踈濶其後李夢陽下獄瑾必欲殺之夢陽之妻弟曰左國

王者年二十餘為書通海劉公方持衡天下必不以私怨殺人且其人生平惜才即殺人必不殺李子公見重於劉公而好李子也重劉公則當匡之為名官官好李子當請劉公生之海謝國王即曰我固自遠於劉太監也乃何惜生李子即上馬馳至瑾門門者阻之海曰我康狀元乃公里人瑾聞即櫛衣出迎坐海上坐留海飲海談笑晚瑾曰自古三秦豪傑有幾瑾愕然惟先生教之海曰昔桓溫問王猛三秦豪傑

何以不至猛風而談世務三秦豪傑舍猛其誰溫聞
若此哉瑾面發赤疑其譏已因問曰於今則幾海默
然屈指曰三人爾昔王三原秉銓衡進賢退不肖今
則有客勿親信在帝左右理意指已轉發喜色因復
問曰尚有一人其先生乎無謂王猛在前而吾不識
海曰公何謬稱其一人乎今李白也海早耳瑾因
問則曰不敢道不敢道昔曹操憎禰衡假手黃祖此
奸雄小智李白醉使高力士脫靴可謂輕傲力士力

士脫而不辭容物大度也瑾俛首思曰先生豈謂李
夢陽耶此人罪當誅海即起辭曰海不敢道者此也
瑾謝曰我知我知公但飲酒明日入奏出夢陽瑾諷
海欲以為吏部侍郎海固辭自是時時有匡正而亦
自是益親海丁憂還家途遇盜貽書於瑾都御史果
知府維皆坐降官奪俸瑾敗坐瑾黨奪官為民海杭
行不隨而短於原人亦復繁喙故其所涉毀譽斐騰
既廢益自放於絲竹聲伎手抱琵琶和歌也呂柟過

之曰先生何量之褊乎海曰吾故放浪形骸游情酒
使間患越縱耳猶稱褊哉枻曰先生矩於登仕越於
廢居非褊而何海笑納之海既生夢陽及罹黨禍而
夢陽不為別白反加譏訕故海為中山狼雜劇以刺
夢陽

徐禎卿字昌穀常熟人遷吳縣天性穎異家不畜一
書而無所不通與吳趨唐寅相友善寅薦於沈周楊
循吉由是知名屢臺試不捷感屈子離騷作歎集

論者以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揚州樹樹花為集中
警句雖沈宋無以加人斷作詩之妙為談藝錄弘治
乙丑舉進士除大理寺左寺副乞從南就養當事者
坐好異抑之會失因降國子監博士數年不調專精
詩學顧璘稱之曰昌穀神清體弱雙瞳燭人幻精文
墨著交誠感暮賦諸篇詞旨沉鬱遂闢晉宋之藩凌
躡曹魏長宿驚歎號為文雄其詩學上探騷雅下括
高岑融會折衷倘厥文質遷謫時選其平生所為文

及所著談藝錄曰迪功集長有見之曰官止是乎年
三十三竟死且死其友人視之而泣昌穀咲曰常事
耳禎卿自少與唐寅祝允明文璧齊名號吳中四才
子徵仲稱其才特高季特少而著作特妙其持論於
唐名家獨喜劉賓客白太傅沈酣六朝散華流豔文
章烟月之句至今令人口吻猶香登第之後與北地
李獻吉將懷其少作改而趨漢魏盛唐吳中名士頗
有邯鄲學步之譏然而標格清妍槁詞婉約絕不染

中原僞父槎才舉元之習江左風流故自在也但其生平趨附全注空同欲為其日休龜蒙臨終抱迪功集付其子曰傳我必獻吉

邊貢字廷實歷城人弱冠舉進士授太常博士孝宗一日祭貢不與孝宗曰何不見年少官人耶擢兵科給事中孝宗登遐貢劾太監張璠太監劉泰高廷和周樂之誤又劾太監苗達與保國公朱暉都御史史琳用兵之失劉瑾擅權貢不能善事顯貴人伺

瑾顏色以太常丞出爲衛輝知府尋改荊州權山西
提學副使丁內外艱六年嘉靖初即家起南太常少
卿累太常卿提督四夷館時四夷文字體名地殊八
館諸生學無師授貢徵求故譚攷正諸文以成一家
之學通達人之情累權南戶部尚書東南財賦以都
御史總之轉相疑忌事多格闕貢曰部主會計院主
覺察又何妨爲人稱其通練識體尋以病乞歸貢平
生僻於求書所畜不啻數萬卷一夕燬於火仰天大

哭曰嗟乎甚於喪我疾遂篤卒年五十七貢美安風
流饒吏事所交與皆天下豪傑能酒酒在其座客每
醉則使兩伎肩臂扶路唱樂觀者如堵了不為恠

顧璘字華玉上元人弱冠舉進士為廣平令陞南吏
部主事出知開封府鎮守中官廖堂園奪自恣璘誤
意挫折之堂罷中官王宏代堂語宏曰顧守素與我
輩抗惟責守賄責守拜可以難之宏果以二事難璘
璘上記巡撫鄧璋曰王宏非法索賄逆竝生之操非

禮責拜損士夫之體。願棄官去。璋留不許。過冬至見
宏。長揖而已。宏誣璘慢勅書。侮鎮守。賄錦衣朱寧。矯
詔逮繫錦衣獄。鎮撫張璉責璘伏狀。璘曰。禮迎勅不
跽。且前三司後有諸屬。何獨責一守也。冬至拜鎮
守。亦無其禮。上不見答。則下不致恭。蓋兩失之。鎮撫
曰。然則誤逮君邪。今太監時也。君何多言。璘曰。錦衣
詔獄也。安得但言時勢。不論國法。鎮撫以復寧復遣
校尉至開封。按其他事。無所得。惟裝池過多耳。竟文

致慢勅罪錮三級。知全州。擢知台州。嘉靖中。歷浙江左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乞終養。忤旨落職。尋再起。巡撫湖廣。往時巡撫為尊重坐治而已。即出巡。歷必藩臬隨之。璘輜軒四遍。謝遣藩臬。僅從簡約。偏邑下鄉。不知都御史來也。所至勸農振業。平繇復稅。摘決省微。軌跡夷易。而憑軾誦讀。撰著亦復不少。陞刑部右侍郎。改吏部。治顯陵。承天。改工部。右侍郎。領山陵事。進尚書。改南京刑部。尚書。尋落職歸。歿於

家璘居恒言士大夫當以心術為本根以倫理為植
幹以學問為藩籬以事業為結實以文章為花萼其
詩篇清麗文詞雅質多傳於世

鄭善夫字繼之閩縣人初為戶部主事劉瑾用事告
歸築少谷草堂金鰲峰作遲清亭曰俟天下之清也
巖居六載交遊寡絕日晏未炊欣然自適有司勸駕
拿起改禮部員外郎武宗南巡善夫約諸曹郎伏
闕上疏上怒杖之闕門罰跪跪時善夫別作諫草

置懷中囑其僚曰死為我出之徵幸得不死居頃之
嘆曰世道如此可為計哉復乞告歸徘徊越山水探
天台雁蕩者久之入武夷山中善夫疴癘善病而好
遊佳山水不廢嘉靖改元薦起吏部驗封郎中道病
卒善夫交遊盡海內名人其詩規倣少陵兼目時變
故寓出憂雖才韻弗克古色精言高映霞表有少谷
集行世

陳沂字魯南鄆人正德十二年進士與顧璘王韋稱

金陵三俊改翰林庶吉士除編修尋推侍講經筵講
孟子徒善徒法章末云望陛下恩溥雨露量開天
地無知者均沾化育有罪者並荷包容蓋為議禮謫
成諸臣發上問沂名識之五年詔翰林官外任使
習民事沂得江西布政叅議從山東叅政募耕民與
牛具以救荒饑鉅野盜未發先事捕治之為沂莒諸
州除免馬種薪米運布諸征按治郡縣之九等賦皆
手自筭注凡所發興悉切民情上書忤執政坐久不

召竟以山西行太僕寺卿致仕。沂穎異蚤見軀不甚長。神采朗秀。眸子可照。少好蘓氏學。人謂其筆勢濶溢。殊類東坡。亦自號曰小坡。中歲再變其格。詩宗盛唐。文出入史漢。歸於簡古。所著有拘虛集。

朱應登字升之。寶應人。弘治己未進士。除南京戶部主事。出知延平府。以副使提學陝西。調雲南。尋陞布政司左叅政。罷歸。卒。應登舉進士年才三十三。是時顧璘輩稱江南三才子。應登後出。遂與齊名。執政多

北人忌其文曰此賣平天冠者于是凡號文學士率
不得列清銜應登為外吏廊落易直恃才傲忽辛坎
壞拔荒以老顧華玉曰升之才華彪發泉湧錦燦或
當人落筆一掃千言旁官奪氣宴次賦詩在座者竟
日不得交一言故一時僚友見妬飛語騰起拂袖歸
田益窮詞與以彼易此又豈嫉媚者所能知乎所著
有凌溪等集子曰藩亦有名嘉靖中

王九思字敬夫鄠人弘治丙辰進士李東陽當國為

清新流麗之詩和平暢達之文士林宗尚而九思亦學其體考選庶吉士契東陽意遂得選首授翰林簡討一時為之語曰上有三老下有三討言其文體一律也及李夢陽起而倡古文辭九思一洗舊習從之東陽因呼九思夢陽文為子字朕蓋以其互稱予為重也劉瑾調諸翰林為諸曹郎九思得吏部主事歷文選郎中拒絕請托雖瑾亦不得行瑾誅諸翰林悉復官東陽以其文異已言官至郎中者可無復九思

仍吏部居頃言官深惡王納誨并劾九思堂上堂下一
一陝三吏部非瑾黨何從得此堂上謂尚書綵也坐
出為壽州同知至則與州人士評說古文辭州人士
翕然樂向太監錢寧舊鎮守雲南雲南人苦之及九
思居壽之明年朝廷將復遣寧鎮守雲南人群欲阻
寧紿言其地大霧三朝不見天日而朝議謂如此天
變大臣當人人自陳皆內不安往求司禮監言非關
大臣蓋緣劉瑾餘黨去之未盡九思仍以瑾黨罷九

思聞美風流不羈拘禮節而談笑有韻座有士則言
文章座有釋則言禪定座有道則言引導座有農有
商則言耕種貨殖以至百工技藝皆隨所見與之談
說無不欣快下及艷曲小令亦皆新奇工美極人情
之致與康海並名善歌而彈琵琶次之所著有遊春
記碧山樂府皆其小令艷曲之行世者也嘉靖初有
薦九思纂修實錄者其所同罪吏部摘遊春記毀於
當路云記中所借姓名李林甫者指李東陽也楊國

忠者指楊廷和也賈婆者指賈詠也坐此竟已九
思聞之更作小詞自嘲云老而喪明四方求文口占
授人疾書不給年八十二卒

石匱書曰國朝文運之隆極於弘治一時作者如李
空同諸君分轡連軸並稱大家可謂盛矣然奇禍坎
壈貧病夭折造化若故抑之以昌其詩文此古人所
致慨於王楊盧駱也雖然宗子相曰世間無文章之
士則鳳鳥不必鳴岐山而麒麟化為禱祝則文學侍

從之臣詎可一日少哉

羅玘在銑都穆列傳

羅玘字景鳴建昌之南城人玘讀書目數行下文奇
崛不可一世屢試於鄉竟無有識之者以舉入胄監
時丘文莊為祭酒南士不聽北留玘固請文莊斥之
曰若能識幾字而崛強乃爾耶玘大聲曰惟中秘書
不讀耳文莊心異識其名於柱已試之六館士無其
比文莊嘆曰有士如此而不名薦書誠有司之過也

更命作長安賦賦成以爲步兩都遇知厚輒贊賞之
成化丙午試京府李文正典試得其文奇之以冠其
經房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益肆力於古文辭欲自
樹立成一家言同館類皆推避尋授編修時中官李
廣死言官請廣納賄簿按名鞠治玘上言諸所賄廣
有名官廉恥已掃地矣固不可不治然又不可峻治
蓋其間有居部寺之尊有專將帥之寄一旦指其名
而暴之恐啓外夷輕中國之心又人情窘急必於貴

戚近侍鎖判乞哀是減一李廣又生數李廣也況科
道容有捕風捉影之疑而陛下常存拔亂起器之
意臣願陛下曲全大體免其指名降旨密諭使自
引疾求退也或以他事黜其尤甚者庶潛消已成之
黨永絕未起之禍安反側予之心作敢言者之氣時
有預名卿佐以昏夜乞哀壽寧侯不期而會者十三
人故紀言及之上遂寢不治十八年陞侍讀武
宗嗣位出為留都卿寺歷南吏部右侍郎正德六年

疏請發建儲貳以繫人心絕窺覲言臣之見左右大臣所共知也百司庶尹言官所共知也閭閻小人外至羗服夷狄所共知也或畏死而不敢言或以非其職而不得以言或卑且遠而不獲以言或懷祿保位而不肯以言甚或乘隙市姦以媒非常之富貴而幸人之不言為己地者焉斯亦可為寒心也哉何也

陛下受太祖太宗列聖之付託以有天下六年有奇於此矣而地久天長萬壽無疆固將自今始也然

亦必如祖宗有所付託如陛下陛下乃無負
祖宗所付託也不知陛下今所付託者何在耶前
日逆瑾之謀逐榮王借使當時顧命大臣以死助
陛下諍留榮王張綵雖狡彼知有天演血屬之在肘
腋其敢萌是心乎幸天啓聖衷卒殲滅之瑾滅之後
可保決無瑾乎若綵則今班行中未必無綵也綵職
庸慮淺其跡易見萬一有操莽者出於其間不知何
以殲之伏望陛下蚤堅宸斷為宗社之計疏上不

報時李文正在首揆與諸權姦並處不能去且曰調
護善類元書曰生違教下屢更變故雖嘗貢書然
不敢頻頻者恐彼此無益也今則天下皆知忠赤竭
矣大事亦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侯終日此言非與彼
朝夕獻媚以為當依依者皆為其身謀也不知乃公
身集百詬百歲之後史冊書之萬世傳之此輩亦能
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
此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痛割舊志勇而從之不然

請先削門牆之籍然後公言於衆大加誅伐以彰叛
恩之罪生亦甘心焉文正得書淚下尋以袂滿請老
歸田寧濠聞玘名甚重之致百金為壽玘竄避山中
去家人莫知其處居常自重其文一字不苟遇有撰
作嘗棲踞於喬樹之顛霞思天想或時閑坐一室瞑
目運思客有從隙間窺者見其灰稿有死人氣都少
卿謬乞銘其父墓文成語少卿曰吾為此銘瞑去四
五度矣卒贈禮部尚書謚文肅所傳有圭峰稿

崔銑字子鍾河南安陽人弘治壬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正德初逆瑾弄權卿佐皆伏謁跪銑過瑾史館門獨長揖瑾怒目視銑他日諸史官旅見又多長揖瑾益怒謂吏部尚書張綏曰翰林白面後生多輕薄如崔銑尤甚瑾意不能釋銑綏曰北方賴此人倡古作挫抑之不可孝宗實錄成瑾矯旨謂史臣未練政體各陞一級改部屬州縣銑改南京吏部主事銑益喜留都多名士日相集講評經史部有

一二陋政沿為例銑革之主者乃於尚書尚書止之
曰子謫仙也無用為此銑曰何勤非忠何忠非分瑾
誅召還翰林九載陞侍讀明年請告歸嘉靖改元召
修武宗實錄充日講尋陞南國子監祭酒大禮議
起抗疏忤上自分必被逮僅褫其官喜曰天恩浩
蕩得見老父幸矣銑歸杜門著書非用世之學不談
非翼經之文不閱教人讀書曰讀經見諸行事因事
驗其經旨是故卒至不駭可以即變矣邇言不狎可

以出令矣。小物克勤，可以舉大矣。僕婢服義，可以使
民矣。日誦六經，不力行得其字耳。家居十六年，皇太
子立，起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夏貴溪嘗慕之，特過
銑談。夜半忘歸，贈之句曰：「一字不曾通政府，十年始
得見先生。」未幾，擢南禮部侍郎。以疾請致仕，尋卒。贈
禮部尚書謚文敏。銑為人端嚴，信爽言動有矩，時稱
一代鉅儒。博古好學，為文沉精研思，奇崛簡勁。讀者
或不能句，以是頗不見悅於俗。而一時朝野諸名士

咸推為大作手。所著有松窓寤言。讀易餘言。中說攷
文苑春秋諸書。予鍾好劇飲。嘗至五鼓。踏月長安街
席地坐。李文正時以元相入朝。偶過。發遙望之曰。非
予鍾耶。崔便趨至。與傍拱曰。老師得少住乎。李曰。佳
便脫衣行觴。火城漸繁。始分手。別在每一舉百餘觥。
不醉醉輒呼劉伶。小子恨不見我。

都穆吳縣人。七歲能詩。及長。不習章句。泛濫群籍。杜
門為學者幾二十年。文名大噪。弘治己未。進士授工

部主事分理器皿廠。廠事故旁午多靡費。穆鳩匠會計。小大贏縮。惟其舊有不便。輒弛去。又馬入解。自齎米蔬。廠人掘地得金。貯之庫。有私請者。曰。若曹何敢污我。已進禮部。奉使冊封慶陽王。餽遺一無所受。便道躡終南嶺。過首陽。登華嵩。抵少林。濯溫泉。轉入王屋。砥柱龍門。伊闕。括其勝。錄之詩歌。歸即上書乞骸骨。許之。加太僕寺少卿。致仕。維時京師士大夫見其歸。無留資於橐。無田廬園墅於鄉。蕭然戒行。視棄官。

如唾莫不交嘆以為賢於二疏矣時年甫五十四耳
歸而齋居蕭然日事書計或至乏食輒笑曰天壤間
當不令都生餓死日晏如也吳門有娶婦者夜大風
雨滅燭偏乞火無應者雜然曰南濠都少卿家有讀
書燈在扣其門果得火其老而好學如此平時六十
有七穆文祖解歐詩宗陶孟郡人稱為南濠先生行
於世者曰南濠文拔玉壺冰聽雨紀談藏於家者曰
南濠詩畧文畧賓話史外類抄周易攷異金璫琳琅

石匱書曰羅此為文必棲踞喬樹之顛瞑去四五度方能成句王弼州謂其語只平平亦今之表報也崔銑下筆奇崛讀者或不能句都穆冥搜選奇落紙雲烟與此馳騁中原未知鹿死誰手要皆奇情險句吐吐逼人不得為三君子者亦成其為三君子也已矣

王世貞李攀龍汪道昆宗臣徐中行梁有譽吳國倫列傳

王世貞字元美太倉州人弱冠成進士授刑部主事

不日有
開戶讀書與濟南李攀龍脩復西京大曆以上之詩
文名籍起公卿間元美恃才豪舉睥睨一世其當
官視政府中貴人錦衣帥幸用事者如芻芥不以為
意相嵩才而欲致之勿肯就且時有譏詆在酒杯口
角間兵部郎楊繼盛論劾嵩下獄世貞納素餽繼盛
妻訟夫寃世貞為草疏繼盛素西市世貞往哭收殮
之嵩乃大恨凡諸郎官有文譽者出為學使吏部上
世貞名嵩格之得備兵青州青多盜世貞謂盜不在

遠在左右設計禽之青遂無盜初世貞至官山東諸公以文士少之及見精嚴練事發奸摘伏如神明大加款服穀聞京師相高父子益忌嫉之父忬總督薊遼鹵關入秋傷過當上大怒下獄論死世貞棄官走長安與其弟儀部即世懋叩關請代筆上貴人語世貞曰此無益適趣乃公死耳世貞世懋日因服跪道旁遮諸柄人車棹額請抹諸柄人側目高無所敢言忬竟坐誅世貞世懋適他出聞變奔至西市跪舐

其頸血噓地成坎號踊樞倚廬哀痛禪餘猶直履
葛中為心喪居久之穆宗踐祚赴闕訟父言殺臣
父非先帝意本相為父子不然何臣父効首功八
百餘級不論論灤州虜小入至死伏惟陛下哀憐
詔復忤官此時世貞稍通賓客論文字游山水為園
曰弇州客來訪者皆歛之弇園而弇園之名亦聞於
天下南北臺省謂世貞父冤雪可官也吏部補世貞
備兵大名世貞思痛不出應詔上八事寓書當路此

八事也。世貞所以報主矣。若官世貞。世貞死不敢官。當路強之出。而世貞之友有厄世貞者。世貞曰。夫如是則仇君且也。敢勝崇伯乎。遷浙江泰政治吳興三郡。吳越新罹兵燹。供億繁興。民不堪命。世貞請汰內府內官大小監冗食。及錦衣諸衛寄籍者。事雖不行。竟得改折漕糧十五萬三石。郡之人以為此足王使君。賜還山西。廩使聞母病。扶牒歸。中道計居喪服闋。以薦補廣西臬。一月入為太僕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巡撫鄭陽時相者江陵張居正世貞同年友也欲
引世貞自近世貞謝唯唯會楚地震世貞引京房占
有臣道太盛語又嘗遺京貴人書言江陵浸淫耳目
奸非社稷福其人泄之居正積不平稍遷廷尉京兆
以貌示用而竟以浮言嗾之去江陵卒起南京刑部
侍郎改南兵部尋遷南大司寇乞休歸尋卒贈太子
少保予祭塋當肅皇帝時海內文學知名士人人
自標世貞最後起異才博學橫絕一世其所蒐獵于

史百氏皆以意鎔鍊翕然為一家古今著述之富亡
踰也其詩使事構體不嫌小出入要歸之元氣塊北
大海濤泓中無餒釘塞促銑刻深險之態其地望之
高游道之廣聲力氣象能鼓舞翕張海內之豪俊以
死名于其一家之學直千古不廢也客既亡論酒人
詞輩縉流羽侶日踵世貞門四方書問往往不絕其
所饋入亦往往緣手散施咄咄盡有時削饋為人多
者或致千金後生初學得世貞一言品題一面傾吐

則或希聲傳影轉相引重。蓋嘉靖之初王新建以講學開門。能鼓一世而從之。而當世貞之身。士人風尚大類其時。客或故於廣衆坐中。字世貞示親暱而黠者。或陰持幕中。嘖發私語。賣世貞。世貞思及人而人不知。醉罵人。而人反思之。世貞語其子曰。吾自束髮即負大志。既舉進士。有所見聞。即負大憤。庚戌以後。虜入都門。即負大慮。己未以後。家難作矣。即負大痛。隆慶戊辰以後。有所迫而不能守匹夫之節。即負大

慙庚辰以後入於悟門。悟前之慙也。即負大悔。吾他
無深嗜。嗜讀書。詩文及酒。酒損吾德。而幽慙之際。亦
復賴以活。詩文稍益吾身後。而實小人。且吾以酒得
生。以生得譏。以詩文得譽。以譽得謗。以譏謗得挫。挫
之與譏謗也。蓋天所以憐我。而我之所自解於辟也。
世懋字敬美。既晚出。遊於其兄諸子間。其為文章。稜
稜有氣。斥諸子命之曰小美。仕至南太常少卿。小美
之為仕也。好為條教。煩而不至瑣曲。暢物情而能因

事為功世貞子士騏亦舉進士仕吏部郎

李攀龍字子鱗歷城人自其為諸生厭薄佔俸嚶嚶
古文詞學中弟子指目為狂攀龍曰吾而不狂誰當
狂者既舉進士授刑部主事晉員外郎中刑曹多暇
諸郎徵逐奕飲而攀龍獨與同舍郎王世貞徐中行
梁有譽與考功郎宗臣等修詞賦之業揚抗切劘號
為五子其後中書舍人吳國倫入社稱六子臨清布
衣謝茂榛間與會或曰七子攀龍論紀述之文厄於

東京班氏姑其佼佼者爾其所結撰摹倣尚書莊左
檀弓攷工司馬撮其菁華而襲其言詞湊合鈎割境
剴鬱突條貫支理至於不可殄測莫不聲牙嘔心操
觚之士驟然讀之莫知其所發端與其所收止而翔
躍鏘鳴恠色淵光不可掩抑至所論詩謂兩京逮唐
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於法不必
有所增損而但出其中情解語兼綴而全收之一時
名攀龍文駭賞相半至於詩靡間言也出為順德知

府謝客無所逢迎手削蹟臺使者蹟率古文辭臺使者謂其名高也居一年不報最久之政聲流聞三輔前後擢薦亡慮數十滿攷擢陝西提學副使其鄉人為陝巡撫檄攀龍作文攀龍曰文可檄耶拂衣歸於濟南郡東三十里許構樓居之名其樓曰白雪其地鮑城前望秦巖西北眺華不注諸山大河清河交絡其下左眺長白平陵之野海氣所際諸公屏息干旄納履於戶攀龍悉謝不通去亦無所報第日與友人

長史許邦才大學士狀士僭驩飲劇集而諸公謂攀
龍蘭貴攀龍傲睨自若也一日王世貞陞山東副使
至濟上攀龍東豚候田間出蟹胥佐酌劇談罄一瓶
漏且盡攀龍睨且謂曰吾起山東農夫獨好為文章
恨不得一當古作者幸與足下當中原並驅一掃萬
古奈何不更評推所至令百歲後傳耳者唯黃也王
君足下請為世人實之吾於騷賦未及為耳為者不
讓足下吾擬古樂府少不合者足下時一離之離者

離而合也。實不能勝足下。吾五言古不能多。足下多。乃不勝我。歌行其有間乎。吾以句。若以篇。諸近體靡不敵者。謂絕句不如我。妄。七言律遂過足下。一等足下。無神境。吾無凡境矣。世貞前謝曰。吾於足下。即小進固雁行也。豈敢以秦齊之賦而匹盟主。吾為歌行。若以句。權字衡。不如子遠矣。雖然。子有待。吾無待也。子雪之月也。吾風行水也。更子而千篇乎。無極我之變。然使加我十年。吾不能長有子境矣。攀龍曰。善。請。

言文曰子匠心而材古者也工極矣予之錯於材也
世無通於古者以故無稱予亦無稱我然而世之疑
予也甚於我即百千萬年其疑予也又甚於我雖然
謂予愉勝我者獨予乎我心耳攀龍大悅更起速為
壽又一日攀龍因酒踞謂世貞曰夫天地偶而物無
孤美者於人亦然孔氏之世乃有左丘明世貞登日
不荅攀龍遽曰吾失言有老聃耳隆慶初攀龍薦起
浙江副使俄遷左叅政又遷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

夫聞攀龍來鼓舞相慶而攀龍亦能推亢為和方圓互見容稍稍進亡何以毋喪歸病心恭平五十七所著滄溟集二十卷行於世

汪道昆字伯玉歙人嘉靖乙未進士知義烏縣事有異政嘗宵夢練衣人憩簾下旦里正白婦自經者詰曰夫非貌寢而衣練者耶廉之竟抵法境以為神進戶部主事改職方歷武選即時歷下李攀龍東吳王世貞為文章倡和諸名士皆守曹即相與脩西京大

胥業無不傾重道是其文日閱博力追古作者海內
知與不知咸稱慕之出守襄陽政多德惠人以比羊
祐山濤會海寇踰閩浙忌者以其優文絀武推閩副
憲倘兵福寧欲以困之至則討軍實修戰守具悍卒
以庚癸謀脅開府去馳入軍數責之衆悍服不敢動
戮首事以殉令始肅士戍倭據閩橫嶼為巢沿海城
堡相繼陷興化府城亦陷全閩大震將軍戚繼光將
浙步兵八千赴援繼光有良將才道是一見與深相

結運籌決策先後蕩掃賊巢收復郡縣城堡因斬三千餘級奪回男女輜重無算倭自是不復向闕幕府上功狀首列道昆九四受白金文綺超權按察使特勅盡護八閩軍旋晉右僉都開府閩距為守僅三匝期海寇劇賊次第芟除閩始大定尋以人言請告隆慶庚午起撫治鄭陽旋進副都撫楚鄭楚之治不異閩進兵部右侍郎閱視薊遼酌額餉裁浮費歲省二十萬繹萬曆癸酉轉左侍郎時江陵柄國與道昆同

年友意不相下遂請終養歸奉父母數年盡色養親
喪哀毀踰禮撫弟道貫竭友愛考績任子推與弟弟
病痿卧起與俱出游必舁從人服其孝友為文高擅
一世與弇州並稱晚號函翁將著函三子取三不朽
義上揭性命中明經濟下要百家之歸未就卒所著
太函集副墨若干卷行世卒年六十有九嘉靖末歷
下瑯琊棹輟詞苑道昆慕好之亦刻鏤為古文辭而
海內未有聞也萬曆初江陵為權相其太公七十稱

壽朝士爭為頌美之詞元美伯玉皆江陵同年進士
咸有文稱壽而伯玉之文獨深當江陵意以此得幸
於江陵元美乃遷就其辭著執苑卮言曰文煩而有
法者于鱗文簡而有法者伯玉伯玉之名從此起矣
厥後名位相當聲稱相軋海內之山人詞客望氣嗽
名者不東之婁水則西之硤中或以其官稱之曰西
司馬昔之兩司馬以姓也今以官元美亦心厭之而
無以禁也元美晚年嘗私語所親吾心知績溪之功

為華亭所壓而不能白其枉心薄新安之文為江陵所脅而不能正其訛此生平兩違心事也

宗臣字子相號方城直隸興化人嘉靖癸丑進士授刑部主事太宰李默奇之調為其屬得考功恬靜無事日夜與其舊曹李于麟王元美徐子與相切劘為古文詞竟以湛思略血謝病歸病少可築室於所為百花洲者讀書其中不復問世事居二載卒太宰復入政府移書敦迫不獲已為強起補考功二月而調

文選稽勲即中臣強敏於職不廢時時佐其長有所
推進而其好為古文辭日益甚會太宰與相高文惠
見法而臣又嘗將故楊忠愍肅益叩之費用考功令
斥之會有敕者出為福建叅議比至旋有倭難守城
之西隅鄉民襁負求入者幾萬人戒門者內之入市
畢賊至先求得善火具者百人手白金人為勞且約
曰俟吾鼓而俱發不然毋動也賊輕城無兵凌堦堦
魚貫以進鼓之火具果百發洞中賊死者無算遂潰

去督府檄護狼兵歸乃下令曰吾日一酒食犒若若
不歸伍宿吾不止寢也夫法不能貸若矣竟度嶺無
敢譁者遷督學副使每校士坐堂皇上取試題為程
義以夕及旦閱卷以又次日進退諸生無不人人厭
服已徐出所為程義示之又無不人人心折也既精
強於其職而臺使者諸司道大夫以文章造請者填
委又以其間劇意騷雅謳吟非兩夜不已遂寢瘵日
以亟疾革衣冠坐廳事手書三詩於帙飄飄然有御

風凌霄意已擲筆而逝臣才氣橫放雄厲莫得而羈
茲務出意象之表以自愉快寧耿而壁寧蹶而千里
至於論說千古成敗慷慨擊節幾令懦夫可奮而爲
賁育矣年僅三十六

徐中行字子與長興人白晳豐下美言笑樂交游爲
諸生宴甚然出必著鮮好衣顧應祥識之曰貴人也
妻以甥女楊氏中行既舉鄉薦學古文詞前輩劉麟
與爲忘年交十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會應祥爲刑

部尚書奇攀龍與世貞文使之納交中行見二子而
大悅聚首刻勵一意行其說攀龍峻潔寡合而中行
居諸子間最名樂易山人墨客慕而願交者一無所
拒益與惟決傾貲贈遺至假貸為客費出知汀州府
遭喪服闋再補汝寧竟用即時賓客為奸利考察論
謫家居顧其客日益進中行雖坐客受官謗亦不以
其故謝避常為書與弇州曰山栖中市朝書畫商賈
杯酒中地獄好客中苦海皆是勝事雅會而因多業

障若官治簿書者市朝商旅之券課地獄苦海之業
蹟也吾所頗得廓落以無智故任之耳中行既不謝
避客客有求見者悉得其所欲中行所饌客但取吐
嗟辦恨壘耻耳其酒態頗唐諧調悅客欺之以言而
不疑迫之以煩而不焦酬之以負恩而不怒客有求
其尺蹟為先容雖數十函無恹倦間度不能中客欲
而猶強應之曰奈何使其有慚色中行既善待客客
亦畢其技力佐中行中行名亦用客益盛而諸公皆

歎中行至性過人風流被物矣中行自謫起屢遷至
江西左布政使所治皆有治行其文步趨古昔所立
卓爾詩格高逸近體宏麗而悲壯妻楊氏妬不予也
梁有譽字公實順德人父世驃御史有譽秀穎日誦
數千言長益湛思百氏嘉靖庚戌以進士授刑部主
事李攀龍輩結社為聲詩稱五子有譽業先成家嚴
世蕃欲親有譽恥為褻狎遂謝病歸里與黎民
表約游羅浮觀滄海日出海颶大作宿田舍者三夕

意盡賦詩而歸。中寒病作，遂不起。年三十六，有譽少師事王才伯，從游最久。通籍後，始復與王李結社，其為詩詞意婉約，殊有風人之致。

吳國倫，字明卿，興國人。嘉靖己酉，舉湖廣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選補兵科給事中。楊繼盛之戮，國倫倡衆賻送，嚴嵩銜之，坐他事謫江西按察。知事量移南康府推官，再移歸德，居二載棄去，治田下，椎高敗，就家起建寧府同知，稍遷知邵武府，擢貴。

州提學副使再遷河南左叅政罷國倫識高氣峻不
能迎合而閤議坦懷未嘗有所矯飾其始起以士子
得名京師遂徧海內官進在所懷刺過從援所著作
注籍賓館甚衆家居踰歲從游奄至乃拓湖滙營北
園列亭環卉穿治構梁當園之中疊石爲洞名曰甌
甄燕賓之餘獨坐吟誦暢然得意或夜泛舟入富川
湖載笈載歌與月出送賓從雖衆才品臚分不使凡
流猥叅高會就坐禮畢飛觥錯行善謔解頤清譌驚

聽已復自起捲裘過鼓家僮從傍橫奏朗笛風流不
減古人與桂林張鳴鳳相善國倫嘗出所撰著屬鳴
鳳較理且誘以恣所譏刺鳴鳳輒論六子得失其畧
曰子相偶而不深公實農而不壯蓋靈筭感偏則然
于麟嶽挺雲端元美海涵天際乍望令人辟易間與
公遇氣勢相壓公徐逞沉思鬱致泮渙以進猶之組
繡各出所執而神采煥發終獨遜公如五七言律高
出其上·文則元美閎博自擅以公典雅適足抗衡于

麟學語史漢間不醇之概而苦足矜乃詩頗獨有齊
氣于與朗壘似其爲人然倡和裁堪託乘不能過也
國倫蹶然起曰何期今日復睹典論有旣甄祠稿前
後數百卷行世

石匱書曰中原七才子橫行天下海以內幾無文章
焉皆其氣馭足以取之也自王李死而氣馭漸剝落
其聲亦漸減焉余讀四部稿及白雪樓集弇州學史
而史學左而左學騷而騷學子而子直書麓中一大

盜俠耳其手眼不自出焉故勿貴也于麟故棘其字
棘其句作澁物體亦所謂學雄而雄者也如食澁李
酸楂喀喀殊不快人意當時四部稿初出臨川湯若
士塗抹之曰莫學王弼州以枵腹欺人其然豈其然
乎

高叔嗣陳東列傳

高叔嗣字子業祥符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工部主事
改吏部稽勲歷員外郎中告歸三年仍起前官出為

山西叅政陞湖廣按察使卒年三十有七子業臂毛
逆生束髮就傳年十六著申請賦萬言十八舉於鄉
居官數忤時宰引疾里居叅晉藩乞休者再竟沒於
楚自訂其詩文曰蘇門集明州陳東為之序曰洪武
初沿襲元體頗存纖詞則高楊為之冠成化以來海
內蘇豫喜為流易則李謝為之宗弘治力振古風一
變而為杜詩則李何為之倡嘉靖初元後生靈秀稍
稍厭棄更為初唐之體家相凌競斌斌盛矣然而作

非神解傳同耳食得失之致亦畧可言予美有振古之才故雜陳漢晉之詞而出入正變初唐襲隋梁之後故風神初振而縟靡未刊今無其才而習其變則其聲粗厲而畔規不得其神而舉其詞則其聲闌緩而無當彼我異觀豈不更相戾也予業謝絕品流因心師古每有屬綴佇興而就寧復辭閣不為淺易往往直舉胞情獨妙閑曠有蘇州之冲澹兼曲江之沉雅體王孟之清適具岑高之悲壯詞質而腴興近而

遠洋洋乎斯可謂之詩也子業少受知于李獻吉弱冠登朝薛君采一見歎服詩以清新婉約為宗未嘗登壇樹幟與獻吉分別淄澠固已深懲洗拆之病而力砥其膏肓矣李中麓何李雖似大家去唐却遠蘇門雖云小就去唐却近王元美評其詩如高山鼓琴沈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青又如銜洗馬言愁憔悴婉雋令人心折

陳東字約之鄞縣人嘉靖己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

士調禮部主事改編修出為湖廣僉事分司辰沅遷
福建提學副使改河南卒于官年三十有三來自入
中秘與唐應德王道思諸人刻勵為古學張聰桂夢
受上殊寵朝士咸奔走獨不往歲時上壽遣吏
授刺馳馬過其門諸老恨之呼為輕薄小黃毛出之
外藩投置五溪蠻夷之地以重困之稍遷視學沅更
繁劇憤懣無聊再疏求去不得縱酒屬疾嘔血數升
而死應德與熊叔抑不遠千里哭其喪于鄧刻其遺

文而皇甫子循為序謂早鐫四傑晚鎔二張通軫平
原蹄駕康樂而唐元薦論本朝之詩則曰明詩莫盛
於弘治藝苑則李懷麓張滄洲為赤幟而和者多失
于流易山林則陳白沙莊定山為白眉而議者或以
為旁門李何一出變而學杜正變雲接剽竊雷同此
興漸微風騷日遠歲其偏者唐應德也嘉靖初更為
六朝初唐而纖豔不逞闌緩無當作非神解傳同耳
食議其後者陳約之也約之初與應德輩倡為初唐

以橋李何之弊晚而稍厭縛靡心析于蘇門以元薦
之論合于約之蘓門之序弘嘉之間文章升降之幾
會畧可覩矣

石匱書曰楊子雲無桓君山則太玄不傳左太冲無
皇甫士安則三都不著蓋豐城劍非得華陰士為之
拂拭則其光恠不能即發也吾明如王弼州之於李
滄溟袁六休之於徐青藤非藝林之前鑒乎吾故於
陳約之之序高子業唐元薦之論陳約之而知二人

之名之所由成也。近世有高才傑作人，且妬之嫉之，甚至於欲割欲殺。如所云我見獨憐才者，能有幾人哉。對此三歎。